

秦士錄
(連覺)

日索賄賀

(旦月)

以余爲口實。出票傳余。時余在館。而討法警察相繼索賄。無所不至。得志之後。遂召此文。然未批示。余之私函。則僅爲證。余之可受。則直不議。嗚呼。其政亦可得而詰矣。是爲確明司法警察。安許滋擾。

日索賄賀

(旦月)

以余爲口實。出票傳余。時余在館。而討法警察相繼索賄。無所不至。得志之後。遂召此文。然未批示。余之私函。則僅爲證。余之可受。則直不議。嗚呼。其政亦可得而詰矣。是爲確明司法警察。安許滋擾。

我常是這樣想，一個人何以吃了幾粒米飯，撒了點吃，卻還不已，多麼浪費我的事，最好不吃不撒，於金錢與時間之經濟，均有不少利益，可惜做不到耳，今者余忽一星期，而飲食亦頗減，這個不吃也撒的目的，快要達到了，如果真撒到了，諸君當要贊我一下，

某大先生臨陽君一流人物也，年四十許，亦無妻無子，或謂先生有妻，因視其所爲，憫而卒，人鑒其誠行，亦無妻者。久之，先生生小，不慣獨居，乃引其僕而八公爲入幕之賓，公奉托有力，先生得之，如魚得水，香桃共嗅，往往不知日高，寢食居處，形影不離，二十年幾如一日。誠隨風散，非所值也，先生性鄙且險，好譏謔，批評他人事，長短隨風，放言無忌，人有詆其隱事者，則付之一笑，以是人多厭其量，其家頗有聲於漢，然大先生則薄官不爲，其風流有如此者，是亦人間之妖孽也。

丁先生所撰歐外史云：趙仲博公某，在法讀書時，與當館主人發生幾次匯款來時，小趙必語人曰：「我家錢空，當與朋友共產，衆成呼曰：『老子』，小趙即當叫呼者數百十元不等，每來一萬元時，不三日必盡，多亦不過一星期或半月，既至，則又致電長沙雪案，屢索腰解，久而不至，小趙苦矣，既至，則又致電，則信故推辭，小趙無法，乃往巴黎中法口，忘其名，會呼謂：『明紹介一工廠作工，會中李某某戲語之曰：公子哥兒難得，不橫做一工，閣下蓋英語，何不至加某英法交界處』一哮喘重，僕役，小趙諾之，遂往加拿就職，於是皆為大公子，今為小堂僱人矣，後為老趙聞知，乃致電留法某君，託代押送回國，吾以此事為恥，故特述錄之。

到W鎮的第三天，老人穿了一件簇新的馬褂，到鎮上一個人家吃酒去了，更使我寂寞得可厭，只見吳先生，匆匆然的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廚子，

「一個人坐着不氣悶，同我去走走罷，」他笑着說，

鐘鳴夜靜，王媽躺在牀上，終是睡不熟，見那清白月光，夾着一片悲切聲音，映入紗窗直撞他的耳鼓，王媽越了心裏暗暗想道，這不是芳姑的泣聲麼，起初她也是在那海中，遊泳得風浪一起，得意的人兒，那曉得風浪一起了，便把他從此壓在深遠的波濤中了，真是可憐咧，王媽想到這裏，不覺把二十年前底事一幕一幕，如畫般般的，在腦海中浮了出來，我們王媽自稱一年青的時候，去一次，街上，般人，電光掠過，日光，就不約而同的，注視到一人身上，我自己也不曉得水上有什麼異物，可引起他們的注意，有些不顧羞恥的東西，還緊緊跟牢在後頭，好似蒼蠅見蜜糖般的，我也不去理牠們，後來我戀愛了一個人，他生的標緻，起初他誠懇情懷嚴肅，了後來不料他竟是個薄倖子，新忘舊，把我拋在一個角落，做了情場失戀的人，使天天以

朝帥乃李省樞，而受清廷招撫者。夫人如卿，類其世，則卿
僞造其筆字，同鄉某君，常爲本軍駐南苑某處書記官，長於
諳悉林樾之馬前卒，亦帥降清爲統帥後之副提兵也。嘗言，帥某
時，初爲商人婦，商歿，故離凡二次，最後歸帥父時，携有前天子
書一，一則烈烈臣，一則罵降某也，有規而主帥，帥長，殊類罵，
各一，及某君，亦不若者。某君述道，一時有虎視狗之喻，帥既降清，孫
某某得，亦奔乘米鋪，爲其誦割一切，如左右手，帥亦深相倚重，
殆有今日，或謂帥即昔之張景惠者，余以謂受清廷招撫時，庶有
之，不敢去，張景惠遂冒帥名往云云，其說語涉誣陷招撫時，庶有
親信，則稱無其事，蓋帥之容貌，官兵皆能識之，二鄉人亦非相若
之，決難混茫，且張景惠之臉最小，而帥之臉甚大，其部屬亦頗能言
之，則其爲子虛也必矣。

楊學士者，即清臧問之別署葉氏疏史者也。其爲人，事敢洒然，落拓自喜，居終日時，日周旋。儼姑壩中，殆不亞於乾嘉時之黃仙。考記其書長安看花記，述鴻湯儼自題所填南北曲一節云，「玉茗堂閒在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摘檀兒數小，恰、」頗以爲解人難索，知已難逢，不若小伶自佔，曲極歌喉、聲恰、，爲於執達而語之爲愈也。所集世說新語，「檀子轉曲歌喉，奈何，王伯樂爲情終當充」一聯，至今猶脍炙人口，其風流典雅，與其情深，尤令人讀之神遊心醉，所著有丁年玉茗志夢瑣瑣等書，其韻頗多梅語，間題小詩詞，亦尙不惡，所惜才不自歛，與世格格不入，竟潦倒以終耳。

胡不敏受了幾年不自
由的痛苦，今天居然宣
告完全自由成立。去作
書翁了，他便對僕人說
：「我是個提倡自由的
健將，你們在我家作事
，都可享受個人所有的
自由，我決不致加以阻
制或摧殘。」

第二天，他家中一切的
人，果然都實行自由了
。他到說了很大的打趣
，心中說不出的難過，
早晨八點鐘，他一驚醒
來，披衣下牀，揉著惺
忪睡眼，只見他的夫人
，正和一個二十左右的
小口臉，並肩坐着，囁
囁情語，他怒道：「不
知廉恥的淫婦，你做得
好事，竟敢背當日白，
做這，無恥勾當！」他

是殘自由的罪
他絕了誓他服侍
平日雖然他服侍
，今天可也不
怒極了，便東
勃將起來，好
師的臥室內
怒道：「你今
來服侍我，一
天，」那傭婦
我今天不
以有這裏談談

我的樣子，這是什麼屈辱呀，王媽想到這裏，芳姑也不罷了，維時天也快明，王媽也就慢慢的回到藥園去休息，做他的夢去嘍。

滿漢音義。又音見。裝潢。染不投枝。史記博者欲大石。爲注云。投瓊也。則知以玉爲投瓊之義。見賈暇。濕人於投子。多作骰子。殆自宋以來。相沿之誤也。 趁。趁耆馳。濕人有用於趨之上。趨者。別字也。

聖詔到了，西人興高彩烈、無不何其樂、傲華人何其苦、天何以預備着慶賀了，但是溫杭路的戰役西人只期待華人薄、余欲呼西走、又要預備逃離了、傲西人而問之、

與試吳中宦故，則掀髯抵掌，如數家珍。舊詞吳中戲院之緣始，先生云：「明末尚無戲院，至清康熙年間，醜紳宴客，佑以優人，觀於虎邱山塘側者，其船名櫓梢，則若別徑沙飛之吾邑小舟。環伺其旁，小如瓜子，往來渡者，則曰蕩河船，把漿者，非罪髻少女，卽半老徐娘，有時劇因風雨中止，或所演不洽人意，岸上者，東施西施，各兀然。」

氣、能以電氣起重物、其法將電氣索繫所取之物上、復於起重架、一經吸動、電氣雖舉千鈞之重、不啻鴻毛云、

天寒日凜，圍爐之興，乃請特約秀才，折梅花數枝，低吟小酌。爲樂無窮。意與所至，則高歌嘯嚕，逸興漸發，忽有不遇之客來，視之，老嫗當生也，結友皮相，狀甚醜陋，酒狂相遇，握手大快。乃先浮三大白，促膝話舊，不知人間有憂愁事矣。

乃以目談且酌，謂我曰：君近況何如耶？余曰：依然故我耳。生乃以生目談且酌，謂我曰：君近況何如耶？余曰：依然故我耳。生乃以

箸擊案，隨風而歌，與窗外烏語相和，清越動聽。忽晏然而止，擊案獨坐一隅，靜注桃紅色，看十四女郎，乃頹然而坐。曰：老友，茲獨起事爲君苦，盡記之付錦囊，舊亦爲書林名流，一頁野史也。我有趣者爲君苦，盡記之付錦囊，舊亦爲書林名流，一頁野史也。

余曰：諾。遂揮毛錐子作春雷食葉聲。佳情富兩，亦復不顧。

生曰：君亦嘗聞白雲史之書乎？余曰：聞而未見，但慕其名。久願一讀荆州也。惜未得尋邱生耳。生曰：然則吾亦知其爲貴之由

家乎。曰：宋之祥也。生脫余一笑。若嫌金篋者，顧余丞相相詢，

「呵，」我發一言，
「的確，」
「西廂撞，」
「容易在屋」
「行了，他」
「大怎麼談」
「這要談」
「笑道，」
「滿意，所」
「你別，」
「的當了」
「自由自由，我可上了你的當了」
「我試，人人都有個字」
「由權罷，怎麼今天又」
「要來干涉呢，說話不贊」
「數，你簡直是個懶惰者」
「他覺得某某古怪，良久」
「才敢口氣道，『我對』」
「道自由言行，『能得』」
「的結果，誰知一經實行」
「竟出了這種轉現象，」
「自由自由，我可上了你的當了」